

# “四大名旦”的抗战情怀

京剧“四大名旦”——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各自创立的独特表演艺术流派，在京剧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抗战时期，这四位京剧大师不与日寇合作，不为敌人所利用，且以编演剧目借古喻今，在一板一眼、一招一式中宣传救亡图存、抵抗外敌，展现了艺术家的高尚情操和民族气节。

## 程砚秋罢演退隐京郊

七七事变不久，北平沦陷。日伪当局为了粉饰太平，要求北平梨园公益会出面组织京剧界为日军唱戏、捐献飞机。迫于日伪当局的压力，北平梨园公益会邀请程砚秋等名角演出，但遭到拒绝，程砚秋义正词严地说：“我不能给日本人唱义务戏，叫他们买飞机去炸中国人……‘献机’义务戏的事，我程某人宁死枪下也绝不从命！”有人担心他硬顶会导致日伪当局报复，程先生说：“我一人做事一人当，绝不会连累大家！”

1941年，程砚秋赴上海演出程派名剧《锁麟囊》等，慰问困居“孤岛”的上海民众。当他乘火车从上海演出回京，在前门车站刚一下车，早已守候的特务和日本宪兵便围拢过来，借口检查，把程先生拉入站内小拘押室问话。二十多个特务、宪兵一拥而上，将程先生团团围住，拳打脚踢，企图捆绑他。程先生毫无惧色，仗着学戏时练就的一身武功，把敌人打得纷纷倒退，不能近身，然后瞅准一个空隙冲出拘押室，脱离了险境。回到家，他对夫人说：“我程某就是不给日本人唱戏，看他们到底能把我怎么样！”

为躲避日伪的骚扰，程砚秋告别舞台、息演退隐。1943年7月，他将家具、书籍等搬到北平西北郊青龙桥穿堂门胡同。安置好后，他购买了十几亩田地，添置农具、牲畜等，从此身穿粗布衣，身居农家院，每日粗茶淡饭，以耕田为乐。

程砚秋隐居青龙桥后，日伪当局仍不放过他，常到青龙桥探查，到程家“查户”。1944年2月的一个深夜，日本宪兵突然闯进程先生的家中，恰巧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荀慧生便前往前线慰问29军抗日将士。当他得知部队没有飞机抵抗不了日军的空袭后，回到北平便举办了七天筹款义演，多位名伶积极响应，参加演出活动。随后将筹得的善款慰劳前线将士。

尽管在沦陷区中那些具有现实性和斗争性的剧目很难通过日伪当局的审查，但荀慧生凭着自己过硬的表演基本功，巧妙地在普通剧目中，通过各种式样的唱、念、做、



梅兰芳《抗金兵》  
荀慧生《荀灌娘》

程砚秋于青龙桥务农  
尚小云《梁红玉》

打，尽可能地加入宣传抗日的元素。他在代表剧目《丹青引》中，把亡国之痛、仇敌之恨表现得淋漓尽致。

梅兰芳蓄须明志告别舞台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梅兰芳参加了京剧界在北平的义演，积极为抗敌受伤的将士们筹措医药费。

为了宣传抗日，梅兰芳与叶玉虎、许姬传等搜集资料，用三个月编演了《抗金兵》，首演于上海天蟾舞台。随后，梅兰芳又想编演一出以青衣唱做为主的爱国戏，于是把齐如山根据明代传奇编写的京剧《易鞋记》改编为《生死恨》，以古映今，表现沦陷区人民的痛苦生活和反抗精神。1936年2月26日起在天蟾舞台公演，剧场爆满。其中《夜诉》一场，梅兰芳的唱做打动人心，服饰、道具、舞台布景也衬托出山根据明代传奇编写的京剧《易鞋记》改编为《生死恨》，以古映今，表现沦陷区人民的痛苦生活和反抗精神。1936年2月26日起在天蟾舞台公演，剧场爆满。其中《夜诉》一场，梅兰芳的唱做打动人心，服饰、道具、舞台布景也衬托出山根据明代传奇编写的京剧《易鞋记》改编为《生死恨》，以古映今，表现沦陷区人民的痛苦生活和反抗精神。

1937年11月，日寇占领上海，此时梅兰芳正在上海，日伪当局几次邀他出场为日

军头目演出，均遭到他的拒绝。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香港被日军侵占。身在香港的梅兰芳开始不再剃胡须。友人问他为什么留须，他严肃地回答：“别瞧这一小撮胡子，不久的将来，可能会有用处。日本人假定蛮不讲理，硬要我出来唱戏，那么，坐牢、杀头，也只好由他。”

果然不出梅兰芳所料，日军驻香港司令酒井隆派人强请梅兰芳到日军司令部。一见面，自称看过梅兰芳演戏的酒井隆惊讶地说：“您怎么留须了？像您这样的大艺术家，怎能退出舞台？”梅兰芳镇静地回答：“我是唱旦角的，年岁大了，扮相不好看，嗓子也坏了，已经完全失去了舞台演出条件，唱了快四十年的戏，早应该休息了。”此后梅兰芳摆脱日军的纠缠，于1942年夏天回到上海。日伪政府又不断派人找上门来让其演出，均遭到梅兰芳的拒绝。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仅一天后，梅兰芳就剃掉长须，参加在上海进行的救济灾民慈善义演，一时民众欢声雷动，筹款达50万元。

尚小云拒绝为汉奸演出  
1931年日军侵占东北三省后，成立了伪满洲国，扶持溥仪做了傀儡皇帝。1932年3月，为举行所谓“登基庆典”，日本专门派人到北平，以每场酬金5000元的高价，邀请尚小云来长春演出。尚小云言道：“酬金确实很高，但遗憾的是我的身价不值那么多钱，更去不了长春。”为防不测，尚小云随即躲藏起来，直到溥仪的“登基庆典”过去之后，才回到家中。

1937年8月，日寇侵占北平后不久，日伪政权便派人登门，邀请尚小云参加为日军举办的所谓“庆祝会”，并要求他表演拿手戏《玉堂春》，许诺可以出高价。尚小云毅然决然地拒绝了。

“尚派”的武戏把子功深厚，抗战时期尚小云先后排演了《梁红玉》《穆桂英》等剧目，在舞台上展现擂鼓助战、大破敌军等征战情节，表现了炙热的家国情怀和反抗精神。（摘自《北京晚报》8.2 户力平/文）



# 记得回家喝汤

梁锶榆

我们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周日晚上必定要在孩子的爷爷奶奶家里吃。即便没时间，再晚也要回去喝碗汤。一到周日的下午，孩子的爷爷奶奶就开始为煲汤忙碌起来。我曾经提议，夏天做饭太辛苦了，可以去外面吃。但他们不同意，坚持做饭。我开始不太理解，直到有一次看到女儿的作文里，特别写到了爷爷奶奶煲的鸡汤。她写道：“爷爷奶奶家的鸡汤虽然很平常，但里面总是有我喜欢的支竹或者粉丝……”那一刻，让我回到了自己的小时候。

## 月台上的泪水

火车月台上，每天都在上演人间戏剧：相逢与别离。怎样的相逢都会是欢乐的，拥抱与笑语；而别离往往伴着泪水与离愁。朋友相送，往往激昂寄语；父母送别，多是关怀与叮嘱，声声慈爱；恋人别离，深情中加着浪漫，无疑为月台增加了色彩。

你会看到手扶车窗，泪珠闪闪，千言又万语。你会见到手拉手，欲言又徘徊。更有那失声的悲切，满腔的委屈，“剪不断，理还乱”的柔情绵绵。当铃声急催，车轮转动，那钢铁的长龙驶向远方，滴滴泪水却令你在八百里行程中思来又想去。在人前流的泪，是流给别人看的，剧情与台词流露给你了，看你如何理会。于人后流的泪，是淌给自己的，情节和道白还潜于心中，待散场时慢慢回味。

在人前流的泪，好比五色鸡尾酒，美丽的颜色融着多味的生活，离去者，可任选一味深深陶醉。在人后流的泪，是传统的老白干，透着满杯烈火，一口饮下，苦辣胸怀，醉成一个厚重的梦。两种泪水，两种品味。月台只一个，而生活千万种。（摘自《今晚报》 烟人/文）

二十多年前，我的阿婆还在，每天放学必定能看见她在厨房里弯腰忙碌的身影。那个用砖头垒砌的小土灶上，架着一口小锅，里面有猪杂、排骨或者瘦肉、鸡蛋。那时物资匮乏、日子清苦，阿婆还会在肉汤里加些萝卜、淮山或者玉米，以此来增加汤的味道和营养。

此时此刻的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无法选择被谁养育的孩子。此刻我是一个有力量去养育自己孩子的父亲或母亲。无论当年我的爸爸妈妈对我使用了多么不合适的养育方式，此时此刻，我有能力去选择不同的方式养育我自己的孩子。我现在长大了，我有足够的力量可以保护自己，我也有足够的力量给予我的孩子不一样的童年。

这样的自我梳理，可以帮助我们和孩子坏情绪爆发时保持反思与觉察。也许正是因为我们有过过去那些让我们变得敏感脆弱的体验，才可以更好地理解眼前这个脆弱的、崩溃的

曾经的夏日生活中，“赤膊”是一种常态。广播电台的“气象预报”在当年弄堂生活中地位重要，在正常播报后要用缓慢的“记录速度”播报两遍。父母亲听完早晨气象预报出门上班，晚间听完气象预报才关灯就寝。若听到“西伯利亚冷空气”来临，就连夜翻箱倒柜找几件御寒衣服；但获悉“明天最高温度摄氏35度”却无甚作为，因为无法作为。在屋矮逼仄中为一解汗流浹背的烦恼，恨不能刮层皮下来，赤膊就是必然的。所以在当年傍晚街头巷尾乘凉人群中，用“乌泱乌泱”形容那一片渗着汗水光亮的背脊，绝不逊色。

而社会百态必有例外，邻家万伯伯总是穿一件有点汗湿的圆领汗衫，在乘凉人堆中不经意地讲点“基督山伯爵恩仇记”“红与黑”，熟悉的老邻居会悄悄“注释”：“老早圣约翰毕业的”。改革开放后，弄堂里有几家“落实政策”了，不久就穿衬衫打领带在电视新闻里侃侃而谈了，这时会有人打探“他老早就住在这里？”邻居就会炫耀：跟阿拉一道赤膊

工作后，远离家乡，很少能回家喝汤了。但一有时间，我会给自己煲点汤，好像无论多累，一碗汤下肚，整个人便恢复了对生活的热情和动力。也时常想起阿婆等我回家喝汤的日子。那些夏天的风是热的，汤也是热的，阿婆在一旁摇着蒲扇，笑眯眯地看着我，时不时地叫我多吃点，吃饱了长身体。我知道，我对那些喝汤画面的怀念，其实是心里对阿婆

情绪养育  
严艺家  
力给予我的孩子不一样的童年。

“赤膊”的消亡  
陈茂生  
乘过凉的。传承的“赤膊”氤氲而生了“赤膊文化”。譬如俚语“赤膊兄弟”，特指彼此交往的渊源，与是否真一起赤膊过没多大关系。当空调逐步进入千家万户后，“乘凉”逐渐消亡，“赤膊”也就“不上档次”了。这属于观念更新还是物质精神进步，当然可以讨论。虽然看不到“赤膊”了，但大街上常见“光膀子”，且不分男女，有的胳膊上还有一条昂首吐芯的“青龙”，但从边上走过也不怎么害怕。多元包容了，文身只是个人喜好不是离经叛道的标志了。如今打开手机也能知晓即时气象，走进住宅小区，空调外挂机无处不在。所以在“最高温度35℃”的天，人们也会从容以待，若无连续数日最高温度40℃，或有人会说“凡尔赛”：“这个夏天蛮凉快。”而广播电视虽然在各档节目前也都会播报一下天气，顺便调侃几句活跃气氛，但已如同阳春面上的“浇头”，不可没有，但也绝不会抢“风头”。（摘自《扬子晚报》）

最深的思念。那些幼时在家吃饭的时光，大人在饭桌上对我们的碎碎念叨，都成为长大后记忆中无比怀念的美好。如今，我的孩子也如我小时候一样，被祖辈用心、用爱煲出来的汤滋养着。即便每周的菜式相同、汤的味道普通，但那是属于家的味道。家人对我们的爱，就像汤里精心调配的佐料，不多不少，恰到好处，却滋味醇厚，回味无穷。（摘自《广州日报》）

孩子真正需要什么。我们可以问问自己，当我是孩子的时候，当我感觉到如此愤怒和害怕的时候，我希望周围的成年人对我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当你面对这样的问题，能够寻找找到一个答案时，那也许就是最适合你孩子的答案。（摘自《情绪养育》化学工业出版社）

# 每一只鸟，都是一把钥匙

邢卓然

蓝天，也是可以打开的，每一只鸟，都是一把钥匙。老鹰能打开雷电的锋刃，鸽子能打开白云的翅膀，喜鹊能打开牛郎星与织女星的婚房。我要随着百鸟到蓝天走亲戚，这一大把钥匙，不知能否打开太阳的心脏，月亮的心房。（摘自《人民日报》）



诗情画意